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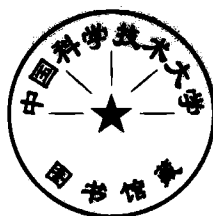
春天的报告

人民日报报告文学选集

6901

春天的报告

人民日报报告文学选集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63

春 天 的 报 告

人民日报报告文学选集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11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6 $\frac{2}{3}$ ·字数125,000

1963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250 定价0.55元

统一书号 10132·12

序

馬 鉄 丁

《春天的报告》。报告什么呢，报告广大农村的好人、好事、大好的形势，报告广大农民在党领导下的劳动与斗争。

从这本书的全体来看，这里所说的“春天”，并非季节上的春天，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时代的春天。它带有象征性质：生长、发旺、欣欣向荣、气象万千。

本来贫瘠之地，富裕起来了；本来富裕之地，更加富裕了；本来落后地区，面貌改观了。比如登山，过了一峰又一峰；比如远航，走了一程又一程。我相信：有心的读者，会从这本书中感受到前进中的时代脉搏的跳动。

看看《黄连架》吧。“世上都说黄连苦，我比黄连苦三分。”提起黄连来，可能下意识感到它的苦味。可是，现在的黄连架，你如果顾名思义，准得上当。

“在荒僻的山谷里，有新盖的瓦舍，有新建的木屋，有专门防兽起给羊群住的羊楼，有小型水力发电站，有磨

房，磨面磨粉，有鑄鐵小工厂，制造犁铧和制造猎枪……”

还留下黄連架这个名称，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要忘记过去。

看看东海边吧，那里成年累月，总是一片白，一片白。现在出现了两个海：一个是海鷗飞翔，波光万頃的海；一个是滚滚麦浪，浓密的綠色的海。从“一片白”到綠色的海，不只是光阴的流逝，更主要的是时代的变迁！

山川易色，换了人間！

看看胶东半島吧。富饒丰足，絢丽多彩。紅得耀眼的柿林，金光閃閃的苹果，晶莹透明的葡萄……

丰碩的收成，是从紧张的劳动中得来的。

“不行春風，难得秋雨”。这春風，是自然界的春風，更是政治上的春風。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党的方針政策，調动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生长、发旺、欣欣向荣……一刻也离开不了斗争。任何有生命力的新事物，总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像社会主义这样的新事物更是如此。

与誰斗；与反动势力斗；与人們的錯誤的、落后的意識斗；与穷山恶水斗，与烈日严寒、風霜雨雪斗。

阳光普照的白昼，也会有阴暗的角落；滔滔大江，也会有藏在水底下的暗礁；大好的形势中也往往有消极的因素。小耿家生产队就曾經在一个短时期內被反动分子篡夺了“帅印”。

反动分子是“精通”权术的：它們可以用美酒佳餚来

腐蝕你；它們可以用陰謀鬼計來陷害你。……也確實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落入它們的羅網。但是，牛鬼蛇神畢竟是牛鬼蛇神，在階級分析的照妖鏡下一照，立刻原形畢露。小耿家生產隊的勞動群眾終於斗倒了惡勢力，重獲新生。

《老賀到了“小耿家”》替我們上了一課：階級立場必須站穩；任何幹部必須在階級鬥爭的實踐中、勞動的實踐中，緊緊地同勞動人民結合在一起。

環境可以影響人。但是，人對環境不只消極的適應，他還可以通過勞動的雙手，積極地加以改造。於是，在“不是黃沙掩埋着石塊，就是石塊遮蓋着黃沙”的烟多村，長出了青稞、蕎麥；於是，“鬼哭狼嚎之地”的沙石峪，年年增產；於是，黃連架上帶來越來越濃郁的甜味……

春天，是物質世界的春天；也是心靈的春天，情緒的春天，精神領域的春天。

推動生活前進的主要力量，永遠是那些為社會主義思想所武裝起來的人們。

為此，我們對《老賀到了“小耿家”》中的賀文杰，《渭水朝霞》中的韓志剛，《大青山的頌歌》中的楊芝堂，《草原播種者》中的茨旺班錯，《在那東海邊上》中的海大，《黃連架》中的化谷，《看愚公怎樣移山》中的張貴順等，不能不肅然起敬：

張貴順領導下的黨支部，稱得起是黨在沙石峪村的堡壘，稱得起是廣大群眾的帶頭人。

當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的時候，黨支部是那麼苦口婆

心，耐心地进行教育。同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周围的人；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党支部又那么珍惜群众的热情。他们既不是指手划脚地下命令，又不是跟着落后意识跑。他们真正地做到了在群众中间，又领导着群众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这段话在沙石峪获得生动的体现。

这本书的作者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作家，一部分是新闻记者，也有的是作家，又是记者；或者是记者，又是作家。要在他们之间划一条鸿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粗粗的分野，也还是有的：作家写的，文学的色彩更加强烈一些；记者写的，更加朴实一些。各有所长，都是我们所欢迎的。我们既欢迎带有理论性、政论性的《看愚公怎样移山》、《老贺到了“小耿家”》，也欢迎用抒情的笔触写出的《在那东海边上》、《秋色赋》、《春天的报告》、《黄连架》……

粗粗的分野，并不妨碍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色：是生活的实录，是战斗的擂鼓。它们告诉读者已经做了什么，还告诉读者应该怎样去做。

如果说“序言”是导游，那么，奇山异水，佳木异花，还得读者同志们自己去领略！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反映当前农村生活和斗争的报告文学选集。它反映了农村的好人好事，好形势。反映了广大农民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气概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面貌。所选作品都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

封面圖：刘文西

目 录

序.....	馬鉄丁 (1)
老賀到了“小耿家”	李曉輝 譚 暄 (1)
渭水朝霞	秦 犁 (13)
大青山的頌歌	瑪拉沁夫 (21)
草原播種者	郭超人 (28)
在那東海邊上	茹志鵬 (35)
富強的花果山	王西彥 (43)
看愚公怎樣移山	東 生 (56)
段家莊村“風水”志	安子真 (79)

从这里开始	金 风 (91)
秋色赋	峻 青 (100)
故乡叙旧	陈 云 (108)
青春路	袁 鹰 (120)
黄連架	碧 野 (127)
洪湖水哟	邹 帆 (136)
春天的报告	骆宾基 (145)
银树金花	田 流 (164)
如果一场雨不下	张 沛 (179)
旱天不旱地	郭小川 (195)

老賀到了“小耿家”

李曉輝 譚 暄

井 队

三年来，江苏省高邮县甘垛公社龙王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賀文杰总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一方面感到龙王一年一年好起来，穷队变富队；一方面看到邻队小耿家一年一年落后下去，总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今年，他在省农业先进代表会上，听到这个先进队帮了落后队，那个富队帮了穷队，内心就更加不安起来。他想：“要办好人民公社，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一个龙王大队不行，要有更多的龙王大队。”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小耿家翻过身来。从南京回来，他边向公社党委提出自己的建议，边向龙王大队干部群众透露了自己的心情，大多数人都拍手赞成和小耿家合并。

一天，老賀在群众大会上提出：“龙王大队为什么能

• 1 •

翻身，”让大家討論。龙王大队是里下河的一个“鍋底凹”，解放前，每年有一大半人家上江南做工、討飯。組織合作社时，穷龙王只有“三不动”：三条走不动的瘦牛，三部轉不动的坏風車，十八条撑不动的破船。几年来，在党的領導和国家支持下，經過老賀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苦干实干，龙王大队变了样：三条走不动的瘦牛，变成了十八条壮牛；三部轉不动的風車，变成了十七部新風車；十八条破船，变成了三十六条黃堂堂的新船。粮食产量年年上升，一千五百多亩田，由每亩二百斤产量上升到四百五十斤。大家說：“我們一定要帮助小耿家跟上来。”

并队的建議得到上級党委批准后，老賀要到小耿家落戶了。龙王大队的群众都依依不舍地前来送行。貧农王桂芳再三叮囑說：“老賀，你这次去，是逆風行船，舵要掌得稳，要靠穷兄弟，謹防坏人的鈎。有什么困难，只要捎个信来，我們一定来撑腰。”

阴 謀

老賀一到小耿家，就在庄里庄外轉了三轉：轉到田头看生产，轉到食堂看生活，轉到群众家里听反映。他看看大太阳天，田里劳动的人稀稀朗朗，几条船停在河边，三个食堂只有一个冒烟。

中午，會計耿广熙迎上来笑着說：“賀書記，今天是新官上任，請到我家吃頓便飯。”老賀到他家一看，桌上摆了

五、六样菜，有魚有肉有蛋，还有几瓶酒，当时心里很不舒服，不客气地说：“食堂里大家都在讲节约，你为什么办这样多的菜！”拔脚就往食堂走去。

晚間，在耿家小学，开了个欢迎老贺的大会。主席台上茶呀烟呀摆得满满的。当过乡长和支部书记的耿景宜第一个讲话说：“今天听说贺支书来，我特地赶来欢迎。这几年龙王翻了身，这都是贺支书领导有方。我们小耿家有他来，也一定翻得快。”接着是另一个被撤了职的小队长耿广学讲话，他说：“小耿家这两年生产搞得落下来了，社员弄得没情绪，我没有办法，只好弄几条小船做了小本生意，混混嘴。贺支书来，就有办法了，我也不做这个倒头生意了。”坐在台下的人，有的倚在墙角打瞌睡，有的听了直摇头。老贺听听台上的讲话，看看台下群众的表情，心想：这个会不大对头啊！

一散会，老贺就挤到人群中去。听到有的人说：“今天开这个会，不如在家睡觉养精神。”“走掉一个猴子又来一个姓孙的，姓贺的还是他们一条板凳上的人。”耿景宜紧跟着老贺，要老贺到他家去坐坐，老贺本来不想去，但为了了解他们的情况，还是去了。一到耿景宜家的“东家門楼”，耿景宜的老婆端茶送烟，殷勤备至。谈话的当儿，老贺看到門外有个黑影子一闪，就问：“哪一个？”“我，耿广曲。”广曲进屋没吸半支烟就走了。老贺在耿家，七扯八拉，快到半夜了。耿景宜的老婆指着铺得干干净净的床铺说：“你一个人起早摸黑不方便，就在这里睡吧！”又说：“时间不早

了，給你弄点吃的。”說着，就去淘米打蛋。老賀說：“我这个人，吃不慣夜頓子。”边說边跨出大門，門外又碰到了广曲，广曲粗里粗气地說：“有床不睡，有酒不喝，才呆哩！”

这天夜里，老賀翻来复去睡不着，脑子里打了两个問号：为什么耿景宜这班人对我如此殷勤；为什么貧、下中农对我如此冷淡；他过去也曾听說过，有些干部一到小耿家，在“东家門楼”一落脚就躺倒了。老賀越想，越感到群众对他的冷淡是有根据的，怀疑他是不是跟耿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眼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使群众信任他。他又想到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区委楊殿如同志带一个工作组到龙王大队睡茅棚，吃豆餅，启发他和穷兄弟的阶级觉悟，就在那里，他成了办社骨干，参加了共产党。以后，他紧紧地依靠了阶级兄弟，把穷龙王变成了富龙王。現在，要把小耿家翻过身来，一定要到貧农、下中农当中扎下根去。

扎 根

第二天一大早，老賀就扛起杠子，下蕩鬻泥。鬻好一船回来，貧农严桂林看了很惊奇。大队支书鬻泥，本来不是新奇的事，但是在小耿家确是一件奇事。严桂林随即跳上船，跟老賀一道去鬻泥。就在鬻泥船上，老賀談起了龙王翻身情况。严桂林說：“你能像在龙王一样，领导我們小耿家就好了！”第二天，老賀一早又撑了一条空船下蕩，那边

已有三条船舀起泥来了。老賀和他們一边舀，一边說，大家談得很热火，“草棵里”的話都捧出来了。第三天，就有十一条船下蕩舀泥取渣，老賀还是和他們在一起。

老賀看到第五小队的食堂乱糟糟，一頓飯要烧半天，他就抽空去亲自烧鍋，一当炊事員，就找到了食堂办不好的根子。原来小耿家的三个食堂，六个炊事員中，一个是耿景宜的老婆，一个是划阶级时漏划的地主，一个是耿广学的嫂子，群众說他們是“嘴里吃，手里偷”。情况摸清了，他和群众一商量，就把这三个人清洗出去，换了三个貧农积极分子，食堂缺米，他就亲自到龙王去借；鍋灶坏了，他又到龙王带两个瓦工来修理；种瓜菜沒种子，他又帮助他們設法去找。就这样把三个食堂整頓好了。

老賀通过抓生产、抓生活，广交知心朋友。老賀听說耿德才有病，隨即查問，會計耿广熙却說他是小偷，是撤职干部，在家装病。老賀不相信，就亲自到德才家去看看。第一次去，德才說：“我們是白頸項老鴉——开口是禍，你不要嚕嗦。”沒有談得下去。第二次他又去，看到德才家墙倒了，他就主动和德才妻搬土基修墙。老賀边做边对她說：

“德才的病重，我們要想办法把他送到兴化去治。”德才妻感动得热泪直流。老賀亲自找好了船，把德才送上兴化去看病。德才激动得拉着老賀的手說：“你比我的亲兄弟还贴心。”他把悶在心里的話，全部向老賀談出来。德才原是农业社的小队长，經常和长期騎在人民头上的坐地虎耿景宜等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一九五八年曾因揭发他們私吞二万

多斤粮食，被他們撤了职。从此，受到他們的打击排挤。德才生病时，想秤几斤大米，耿广熙狠狠地对他說：“你的問題还没有搞清楚，倒想吃大米啦？”德才想：“你一个月就吃七十多斤米，我調济几斤米都不能。”气不过，就拿了淘籬到食堂硬秤了几斤米。他們就把德才当小偷斗争，德才一气病更重了。如今老賀对他这样亲热，他怎能不激动呢？

貧农耿德修，是个放鴨的，耿景宜、耿广学、耿广熙曾逼迫他去倒卖过一次棺材，他們威胁德修說：“你做了坏事，姓賀的要办你！”在老賀面前，他們又說德修作了很多坏事。其实，老賀早在严桂林那里了解了德修的全部底細，就主动去找德修，帮他垒鴨圈，經過前后十多次談話，和德修交了知心朋友。

三月二十日，老賀下田检查生产，曾在“东家門楼”看老賀初到小耿家时动靜的耿广曲，把老賀請到船上。广曲說：“老賀，在‘东家門楼’，我說了冲头話，对不起你。”老賀笑笑說：“你怕我上他們的钩，完全作得对。”广曲是个道地的貧农，什么事情都走在前头。去年秋天看場，場上有几千斤稻子被耿景宜他們偷卖了。反咬是耿广曲偷卖的，把广曲斗争了三天。广曲对老賀說：“坏人当道，把好人当坏人；我本想离开小耿家，看你来了以后处处为我們穷兄弟办事，我也不想走了。”两人說得很投机，最后广曲对老賀說：“我是单身汉，你搬到我家住吧！”有一次，老賀到公社党委会去开会，会散的时候，天已黑了，又下着大雨，老

賀正要冒雨跑回去，这时广曲已撑船来接他了。

五月上旬的一个夜里，雷声隆隆，風雨交加。老賀和大队长王庆耀由龙王赶到小耿家，准备动員群众排涝。走到半路上，忽然看到田里有灯火，他們以为是取魚的，就叫了一声：“哪个在取魚？”对面传来了回声：“不是取魚的，是开缺放水的。”走近一看原来是广曲、德修等几个积极分子在那里排涝。广曲說：“你們怎么冒这样大的雨来，我們已經把缺子全部开好了。”老賀感动地对王庆耀說：“你看，說來說去，到底是貧农！”

反 扑

小耿家的群众干劲一天大似一天，生产热潮一天高似一天，而耿景宜、耿广学、耿广熙那一帮坏家伙，把老賀当作眼中釘。当人們熟睡的时候，他們就召开秘密會議，策划着破坏活动的阴谋。耿景宜是主謀者，他說：“姓賀的来了以后，就一步紧似一步地逼着我們，我們如果不先下手揪倒他，就会落得个人財两空。要揪倒姓賀的，我有一計。現在有一笔胡蘿卜賬，沒有算清，我們串通几个人起来鬧，就說胡蘿卜錢被姓賀的他們吞吃了，这样一鬧，生产就要停下来，上面一定要来处理姓賀的，姓賀的一走，小耿家又是我們的了。”其他人連連称贊。

白天，这批人就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晚上，他們杀鸡杀鹅，大吃大喝。謠言传出来了：“胡蘿卜錢被干部吞